

第一屆  
新  
北  
市

# 文學獎

屆新  
北  
市

新  
北  
市、新  
文  
學、新  
心  
靈

## 【小說 佳作】環 蔡栢傑



### 個人簡歷

台南灣裡人，台南二中、成大台文系畢業。現就讀台大台文所。家住海邊，家後曾有一片田、一條牛、一隻狗，現在，田變快速道路了，牛抓去賣了，狗被車撞死了，剩下海還沒有被填起來，所以常常去海邊騎卡打招。

### 得獎感言

現在，我躺在床上，左腿內有鋼板兩塊、鋼釘十根，全身動彈不得。車禍當下，腦海浮現了「禍福相依」這句成語……

知道得獎的隔天，我就出車禍，斷腿了。不過寫感言的此刻，鐵齒的我還是硬要說，「巧合吧，少唬我了。」如果這句成語是真的還得了，以後誰還想發生什麼好事啊。得獎就是爽快的事，不用懷疑。

謝謝評審的青睞，故事很個人，本以為自己才會有共鳴吧。畢竟騎卡打車和寫作都是自己一個人喜怒哀樂的事。

也感謝美麗的島嶼，還有在其上生活的一切，你／妳／祢們的過往、無奈、快樂、憤怒、難過、冷漠、憨直，都使寫作的人提起筆後，知道為何而寫。

## 【小說 佳作】環

蔡栢傑

兩點三十分。

關於環島，這已經是第六暝。在烏來。

「別人花兩禮拜的代誌，我八天就要騎起來。」出發前，伊在島嶼西南的家鄉，對著伊阿爸這麼說。

伊一直是倔強加點憨呆的個性。

現在，伊結束環島之行已過月餘。伊書著那些日子，映望憑藉文字，紀錄清晨初光的天色。道路兩旁的街燈，在漫長的暗暝散盡光華後，一齊熄滅的一瞬。

現在，天還未光。但說實話，盆地是不夜城，亦無天光不光的問題，不管是暗暝幾點，伊棲居的師大路總是有整群的人聚在一起開講。排隊等待載客的客程仔司機習慣了這樣的作息，與夜為伴，為錢為三餐，為妻小。為了黃昏在十字車陣裡，與眾車隊並排衝出的某某女子，某某囡仔。司機大哥不得不搶道、鳴喇叭。不像伊，在杳無人煙的臺十一線海岸公路，佔道，獨行天地間。

「環島的日日夜夜，是天公疼、地母寵的。」伊拿起桌旁從便利商店買來的一杯咖啡，飲一嘴，寫下這一句。

在繞遍島嶼的公路拚命的踩踏，拋掉逐日緊跟在後的煙塵，這樣的幸福，是頂世人燒好香、積好德的善男信女，才得以享有的福報。回到盆地之後，伊就更加一遍遍地這麼認為。

在烏來的那天，伊把全身浸泡在攝氏近四十度的泉水之中，捷安特的腳踏車，是用九張藍色的小朋友所換來。伊一開始並無清楚意識，九張小朋友的意義。在「練習曲」上映後，如鮭魚洄游一般，大批在島嶼各處生聚的人們，開始各自把厚度不一的一疊小朋友交給捷安特，或瑪吉斯，一起認識島嶼。三十段變速器、防刺胎、可拆式車架，親像戲院裡的變形金剛，組裝備妥。最重要的代誌，還有補給品、裝拆工具、島嶼地圖。

接下來就上路吧。「現在不做，一輩子都不會做了。」這是電影裡主角東明相的名言。逐家一起琅琅上口，帶著走。

那伊呢？伊出發之前怎麼想？現在伊杵在案頭，看樓下師大路那家二十四小時的屈臣氏，已經寫到第六暝了。為了紀念這次的旅行，伊特地到無印良品買了最富質感的筆記本，封皮外還附贈一條素色緞帶，繞一圈，釘上扣環，就讓你擁

有最典藏的秘密。前五暝，伊已經記下了鯤城到楓港、楓港到太麻里、太麻里到玉里、玉里到南澳的點點滴滴。諸如，伊住在哪一間民宿、在哪一個景點前拍照，單日前進幾公里、路線為何。但伊現在才意識到，自己並沒有記載，為什麼要環島？花八天的時間，前進一千一百三十公里。

「我為什麼要環島？」今夜，伊第一次思考這個問題。過於難回答，伊因此顯得有些尷尬起來，隨手翻了前面幾頁，顯然已經沒有空白。伊想，這個問題留到最後總結再想亦可。走到窗邊，伊點了一根新樂園。燃盡的煙灰落在木製的窗櫺，這是盆地上典型的出租套房，四坪，水泥隔間，老房新漆，若明眼一點，猶可看出窗櫺上那帶鏽斑的鐵框才是原色。窩居盆地的日子，伊有時亦催眠自己，連踏在柏油馬路上的雙腳，都是嶄新的。

但伊到底是自欺。某一天，新聞說半暝兩點三十三分開始，今年的月全食將首度現身，伊蹲在師大公園鎮夜守候，但許久之後，伊發覺自己瞪視著的不是什麼，只是盆地由下而上的巨大光暈。

體內那股無可言說的躁動，鼓舞著心跳，走出戲院後，伊決定花九張小朋友，買下捷安特 Adventure Accend 銀白車款。那段廣告詞說，「Adventure 的精神就是挑戰自我，永不放棄。」於是，伊在島嶼西南的家鄉取貨，從鯤城試騎到安平，果真好車。銀白的車框在鯤城的外堤飛速轉動，一如完美的月全食外，那圈燦亮的銀環。

那就上路。該準備的網路都已經告訴你，沒有任何事情會查不到，無數個經驗談，以文圖並茂的方式一次呈現。這就對了，這樣環島還會出什麼問題嗎？趕緊上路。

但，伊卻感到自己愈發寫不下去了。那本富質感的環島日誌，攤開在第六暝。那天，伊到了烏來。桶後溪的水流在大桶山和烏來山的西側，滾過一塊塊橢圓形的鵝卵石。那是伊親自牽著單車，走至堤壩上拍下的寫真。躺在溫泉民宿中，伊翻著全國鄉鎮路線圖，明白了自己陽臺外高聳的兩座山峰，喚什麼名，高幾公尺。民宿的阿嬤親切無比，彼個暗暝，伊與阿嬤開講到十一點。「阿嬤。」伊就是這麼喚她的。伊問，妙心寺是不是這裡尚介有名的寺廟。阿嬤說，多有名是不知道，不過逐冬確實有一大堆臺北人開車到這裡參拜。「不過呢，我只拜我天上的夫婿。」

伊把新樂園丟進窗框旁的煙筒，耳畔又響起那夜，溫泉街上那臺呼嘯而過的跑車。十一點半，阿嬤已經回到臥房。「鎖匙給你，恁少年郎暗時甲意趴趴走，這我老伙仔也知道，客廳的玻璃門要記得鎖，別太晚睏。」

師大路的客程仔又來了三臺，站在窗邊，伊看見坐上車的，是三個金髮的洋人。

「所以，我為什麼要環島呢？」伊重新坐回案頭，繼續思考這個問題。不行，不能留到最後再寫。伊對自己說。

對於那八個像夢的日子，伊愈理愈不清晰。機械地踩踏，伊記得自己在南迴公路的連續陡坡，首次感到膝蓋的酸痛。進入島嶼的東部，若不繞道墾丁，就必須跨過這一座山。距離制高點的壽卡尚有一段路程，伊倚靠於臺九線近下草埔一

帶的電火柱旁，向西極目望去。早時九點多，鯤城西側的臺十七線濱海公路，被日頭耀得金輝，近商港的駕訓班裡，伊的爸爸坐在練習用轎車裡，向初學開車的少年人講解，開車的道理如同做人。

騎車爬山的道理呢？伊似乎沒有聽爸爸講過，網路的經驗談也沒有分享這個。伊的右手旋轉著筆桿，問起自己，這是不是重要的問題。環島日誌，該不該寫下這個。當伊看見壽卡鐵馬驛站出現在臺九線四六六處，看見眼前的路牌左邊寫著臺東，右邊寫著楓港，伊只想喝水。翻開地圖，太麻里還有將近一百公里。伊只映望待會的下坡路，有那麼一兩間便利商店，有冷氣吹，有可樂喝。

在不斷緩慢前進的公路上，伊心裡偶爾想起的，是那天蹲在師大公園時，望也望不到的那顆月全食。當一天的終點已到，伊平躺在舒適的眠床，最先打開的是地圖，希冀從紙本畫出的縮小島嶼掌握自己的一日。手指在幾號省道上劃過，停落於事先決定的某鄉某鎮。接著掏出錢包，依循網路指引的店號，尋找美食。

「環島的？叨位來的？」

「鯤城，在臺南西南邊，靠海的小所在。」

「第幾天了？」

「第三天。」

「水喔，少年人體力不壞。」

「恩，體力若壞，怎麼環島。」伊心想。但體力好，又為什麼要環島呢？見不到月全食的那暝，伊抽了三根菸，看見拾荒的阿哥把一袋袋的回收物甩到板車上，臨走前，拾荒阿哥彎腰抓了抓自己的小腿肚。半閉的眼朝伊望了一眼，燃起一根菸，走了。

出發前夜，住打狗的大哥打來電話，說公司經理很鼓勵他們去環島，反正公司一冬給十天的假，充電用。

「環島嶼一圈，視野也會不同款。這是無環島的人不懂之處。」大哥說。恩，伊只應了一聲。

「那哥你有要買什麼嗎？我轉來時可以幫你帶一點東西。」

大哥說，哀呀免啦。你是去環島哩，環島是要體力的。帶東帶西，累死啊。我要什麼網購就好，上次訂臺東的包子也是這樣啊，人家不是一次送兩箱過來。喔，我知樣了。那我多拍些照片就好。伊說。

在蘇花公路，伊拍最多照片，清水斷崖，小時候課本上就讀過了。今天，自己的雙腳才真的踩在頂頭。太平洋像睡著一般，無波無浪。不像鯤城的海，一到黃昏就鬼嚎起來。

那麼，騎車爬山的道理，在爬蘇花的時褣感受到了麼？伊往前翻一頁，想看看自己昨天記下的環島日誌，在第五天的蘇花之行上書了什麼。

一百多公里的蘇花熱得要命，隧道又長又黑，騎完蘇花之後，一到南澳馬上

找便利商店洗臉，照鏡子時，臉很像礦工。

沒了。

伊最記得的，不是蘇花，是自己那漆黑的臉顏。

但今夜伊想知樣的，是爬蘇花的時候，自己心裡想著啥麼？難道只是不斷想像著南澳鄉那消暑的冰果店？決不會只是如此，一定還有一些重要的東西，被自己遺落在那條險峻的海岸公路頂頭。正如同自己終於看見臺東外海的三仙臺時，心裡湧起的奇異感覺。傳說早前海水尚低，退潮時可從成功鎮的沿海一路跨過礁石，到三仙臺海釣。「但現在海水變高了，縣政府就建了這七彩拱橋，讓大家還是可以當跨海仙人。」伊把單車斜靠在海濱公園的冷飲店旁，步至三仙臺，美麗的女導遊正向某企業辦的員工出遊，講今訴古。

但伊杵在七彩拱橋上，心裡想的，只是極其可笑的一件小事。回想起來，這似乎是伊二十二年的人生歲月中，初次離開島嶼，踏上了另外一座島。在日誌的第四頁，伊一筆筆地記下當時的心晟。初離鯤城，來到盆地之時，伊亦有過同款的心思。思念家人的感覺。第一次有過。

但究竟為何非環島不可？假如有許多事，都是此時不做，今生不會再做，那為何環島就是這件事？伊曾想過找個時間，獨自一人步行至島嶼的最南境，在那裏度過自己的十八歲生日。但為何沒有做？這才是那時不做，永遠無法再做的代誌不是嗎？

環島日誌的第六頁，頁首書著「烏來」，伊開始在此頁記下自己十八歲的生日願望，四年前那永遠回不來的自己，面對將近的大學考試，選擇規律地進出圖書館，埋首書堆。無論如何總要上國立大學。那段到鵝鑾鼻的步行之路，不該在十八歲那年完成。是嗎？伊在日誌上寫完這句，用以作結的是一個問號。

那個十八歲的自己，渴望在鵝鑾鼻燈塔下得到的，或許就是那個完美的月全食。

但說到底，時間已繼續往前，無休止，不耽溺。伊也是同款。留在臺南完成大學學業，繼續邁進，伊考上了人人艷羨的研究所。告別鯤城。盆地如一磁鐵，島嶼各地的鮭魚，從四面八方迴游，穿過群山環起的光圈，進入耀眼核心。滿溢的人氣，不斷將光圈往外推散。

人氣依舊滿溢。如潰堤洪水，盆地無處可容。伊眼望堆聚房內四周的書冊、舊報刊。想起今晨起床，自己曾打算吃完早餐後，將房間好好整頓一番。四坪大小，生活達人一樣可以變出超舒適的個人空間。這是誠品書店年度好書。伊於書店內翻看，每每驚嘆作者巧思。不用心，生活如何舒適？

伊此刻眼前浮現環島最後一日，於臺中港路落住的飯店，按摩浴缸使用起來簡易方便，無須說明書，只要手指輕輕一壓，水柱自然會有梅花狀、環狀、柱狀等等不同噴法。翌日將結束旅程，伊心晟放鬆，暗暝跟著朋友在逢甲夜市吃大阪燒，過的無比愜意。

「環島這麼累，幫你補一補，今天都算我的。」伊的高中同窗為人爽快，請這一攤不算什麼。何況環島可是件壯舉。「要有毅力的啊。」同窗好友向身旁的友人大方炫耀，環島成功的伊，彷彿有種逼人的光芒。

在烏來的阿嬤說，伊最甲意跟這些少年人開講，「恁都跟我孫仔差不多年歲，我看到恁，都會想起我孫仔。」

「阿嬤，恁甘孫也還在念書麼？」

「瞧啦，在臺北做頭路做兩冬了。」

阿嬤說，三樓伊住的那間房，本來是甘孫仔的房間。空也空五六年了。伊記得自己開玩笑地跟阿嬤說，那今晚我不就像你的甘孫仔。

但伊知道這是玩笑，翌日清晨，天尚未光，伊就要離開了。沿著臺九線甲一路到新店，再轉過臺三線到板橋，繼續南行。伊在案頭前，問自己在烏來的這夜，能書的是什麼？伊記得那個阿嬤的長相，但已有照片，不用書了。其實伊更多的時間，是孤自杵在連接溫泉街與新烏路的吊橋上，遙望區塊極小的，鬧熱的烏來。

伊想起國小四年級，爸爸帶著一家五口，到臺東知本泡溫泉，伊與年幼的妹妹爭著下車先後，惹的妹妹大哭起來。媽媽說，做哥哥的要讓妹妹。知道麼？伊知道，但車門開啟的那一瞬，伊望見的是鯤城從未見過的高山，那是平坦的島嶼西南未曾給予伊的，陌生的印象。

知本的溫泉，跟烏來的溫泉不知是否同款溫暖。伊在吊橋上，希望憶起那年，全家一齊浸入那鹼性的碳酸泉，各人臉上的表情。爸爸一定最舒服，從鯤城駕車到知本有三百公里，泡進泉水的時祔，疲勞感一定盡消了吧。伊上半身裸露，從大桶山上一路吹下的涼風颳進民宿樓房，看著自己跨下的那鬚陰毛，伊慢慢知道，那時在知本的自己，只是一個小男孩。國小四年級，能記得的是怎樣的回憶呢？

一如伊剛才追索的十八歲，面對那個曾經觸摸過的世界，伊只能像仰望月全食一般，感到一種虛幻。

「阿嬤多謝喔。」在阿嬤說要就寢的時祔，伊一邊檢查著車子的煞車，按壓輪胎的氣是否完足。突然問阿嬤一個問題。「阿嬤，那你甘孫仔轉來要住哪？」

伊的阿嬤，在伊國小六年級那冬便已過身，腎積水，在伊尚懵懂無知的年歲，穿了一身黑色的壽衣，大字躺在客廳。伊哭了兩次。這伊記得。但與環島無關，伊雖思及，卻並不打算記於日誌。

「住伊爸爸媽媽那裏啊，在新店啦，有一棟新房。」阿嬤說。

伊記得的，是那個暗暝，伊喚她阿嬤。一個素未謀面的老嫗，居於烏來的山腳下，從六年前開始將自家轉營為溫泉民宿。也因如此，伊得以遠從島嶼西南，到此落腳。島嶼北境的深山，鬧熱而群居的人們，只佔了極小的方寸地。

晚餐過後，阿嬤說，髒衣服就丟進洗衣機，她會幫伊先脫水曬晾，這些騎卡打車的都要很早起，這個她知道。

日光溫泉民宿，伊在外頭買完消夜，遠遠就看見黃底紅字的招牌。這夜，那是伊的家。

但在伊離開後，積蓄的安靜繼續在空屋內流動，阿嬤把伊躺臥過的被單與枕套重新洗淨，便繼續如伊來到時，坐在民宿門口，聽山澗的鳥囀。

盆地的人氣，在平日並無蔓延到日光溫泉。伊離開烏來後，便把全副心神放在眼前不斷起伏的山間道路。「我是我阿嬤的孫子，她是她孫子的阿嬤。」伊在環島日誌上，記下這句。當電腦右下角的時間又前進五分鐘後，伊並不覺得，環島的點滴，應該特屬於哪些風景。

進入盆地之後，伊踩著踏板，感覺身軀燥熱了起來。早上八點，滿溢的人氣竄流四周，擠滿每個街口。伊此時渴望看見鯤城的海，那塊無垠的空闊。爸爸已經在近商港的駕訓班停好機車。伊棲居的師大路，早已鬧熱。

烏來的阿嬤守著空屋，天空有堆疊的雲朵。伊開始爬起上坡時，曾仰頭看著未亮的天。月娘仍有淡淡的容顏掛在山頭。伊的車輪轉動起來，車身也顛躓不歇。

現在，伊聽見套房隔壁傳來人語，深夜三點四十分。隔壁房落住的亦是學生，盆地的人氣，不隨時辰操控。這裡的時序是依著人的。伊把隔壁房大聲講著手機的片段，一齊書進環島日誌，繼續把屬於烏來的第六暝，往前推進。

空氣依舊滯悶，伊起身步至浴室，轉開水龍頭，用雙手掬起一盆水，往自己臉面潑灑。水聲嘩啦嘩啦地沖激著洗手臺。伊擦乾雙手，走回案頭。現在，伊的身體充斥著水流，彷彿被重雨壓襲的錯覺蔓延開來。往前翻兩頁，伊讀著自己在第四天，跨過的海岸山脈。

那是真正的黑暗，整條山路沒有路燈，第一次騎，我不知道到底蜿蜒的山路還有多久，最慘的是不斷降下的大雨，一邊前進，我感覺到車輪駛過的已不是柏油路，而是一條條匯聚的小溪。如果沒有偶爾開過的司機從車窗對我喊加油。我恐怕會害怕的騎不下去。

伊拿起筆，在旁邊的空白處，潦草地寫下，「活著。」

一個月已過，那段如夢如霧的海岸山脈，在雨珠不斷向下滑落的時禱，被伊硬生生跨了過去。當伊在三個小時過後，望見前頭燈火通明的花蓮市，伊興奮地大叫。

此刻，伊才開始意識到，那段無人相伴的夜間山路，是八天的旅程中最讓伊恐懼之處。如果沒有來車的燈照，伊只能憑車頭微小的手電筒，照耀路旁的貓眼。但到達花蓮市之後，伊最想做的，只是趕緊檢查浸滿雨水的相機。

回盆地，那數百張寫真已全數上傳，在網路相簿有許多回響。但海岸山脈留給伊的，只是恐懼，被恐懼感緊緊包圍，伊從頭到尾並無任何拍照的意念。伊需要趕緊逃開，到適合群居的溫暖市鎮。

伊把筆尖停在活著二字之上。繼續把日誌翻回烏來。把筆放在案上許久。

伊從來也無想過，環島的目的。伊只是不斷踩著踏板，按圖索驥。哥哥說，現在要什麼都可以從網路訂購。上學期，伊與同學一起，從亞馬遜網路書店，訂購了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的臺灣作家作品選。伊事後一直想不明白，最親近的

東西，伊為何要從太平洋的彼端，以另一種不甚熟稔的文字，把它們帶回島嶼。現在，伊模糊地彷彿明白了什麼。如同自己在烏來的吊橋上，想起知本的溫泉。伊的父親已不再駕著車帶一家五口出遊。

伊重新拿起筆來，繼續在日誌上寫下知本，小學四年級的伊，此刻正從記憶的層巒疊嶂中，隱隱現身。伊突然憶起了，自己並沒有泡進知本的那個碳酸泉。伊的過敏體質，在當晚發作，全身起滿紅斑。接著，伊燒到了四十度。

在日誌上伊記著知本的那個暗暝，媽媽在旅館跟老闆娘借了溫度計，深夜與爸爸開車載著自己，到最近的診所吊點滴。伊飛快地書著是夜的種種情景，知本的秋夜，車窗外有一種看不見的水氣蒸漫著。伊的媽媽與爸爸吵了起來，但吵些什麼呢？伊全無印象。

環島日誌又不得不停在此際。伊的爸媽已很久很久沒有吵架了。

在盆地的這兩年，伊日漸感到生命的瞬逝，一些長輩相繼過身。記憶中仍舊年幼的弟妹已開始準備起大學考試。一如十八歲的伊。

日誌是否該記下這些，單車環島日誌。

伊聽見窗外的鳥囀，清晨五點。在太麻里的早晨，伊更早便已醒來，前一夜飲料店的老闆說，早晨的太平洋可以看見日出，白色的日光很快便會把天頂照滿。伊跨上單車，在早餐店買了一顆饅頭蛋，還有一杯溫豆漿。在鯤城，這是伊最常吃的早餐。

鯤城的海，放出的日光是晚夕的橘暉，不是初發的金光。

那個清晨，望著太平洋上漸漸升起的日頭。伊頓覺自己蒼老的可以。太麻里那間飲料店的老闆，豢養一條黃白相間的小蛇。那個暗暝伊讓牠環在自己的手腕，讓輪廓深邃的老闆替自己拍了一張照片。彼時的伊，笑著把小蛇舉起。

在阿嬤未過身的時褙，厝內的灶腳，也曾爬進一條花蛇。伊在環島日誌上慢慢寫下，花蛇的紋路，菱形的頭部。還有阿嬤拿起鋤頭，一把鋤下，將死的花蛇扭動著尾巴。

太平洋的日出，伊沒有寫，開了電腦上的檔案後，伊怎麼看，依舊覺得這是鯤城的日落。伊想，是否自己終究只是一個看日落的人。

環島的日誌愈寫愈多，伊發覺自己已經寫到第十頁，第六頁起首，仍舊是烏來。但伊此際只是繼續憶起，更多快要消失的斷簡殘片。

伊忘了前兩個小時困擾自己的問題。為什麼要環島呢？伊仍舊不明白。

在第十頁的末尾，伊寫下，阿嬤把花蛇掃進畚箕，拿到後院倒在酪梨樹下。然後，喚伊到四樓佛廳，讓伊喝下了一碗符水。阿嬤說，你是屬兔的，以後遇蛇要閃，知曉？

伊其實不記得阿嬤確切說了什麼，伊記得更清楚的，是烏來的阿嬤，在那晚交給伊一張符，「阿嬤說覺得跟我很投緣。」伊又寫著。「恁鯤城的觀音，跟烏來的觀音是同一個。帶著比較安全。」

伊接過，把符夾在地圖內頁。離開烏來之後，彷彿真的覺得心安，但伊此際

回想，知道這是因為旅程餘下的，是西部較熟悉的臺一線，不是蜿蜒無盡的海岸公路，亦不是親臨斷崖的蘇花。

在回到鯤城之後，伊翻遍馬鞍袋內所有行李，那張符早已不見。

當天，伊的大哥從打狗回到鯤城，帶著全家到臺南市內的火鍋店。伊大吃大喝，亦無向家人提起，那張不翼而飛的符。

寫下，繼續寫下，伊繼續把火鍋店內，自己思及的那張符，一併寫入環島日誌。爾後，伊再度起身，原來盆地的天際，已露光了。

伊再度步至窗旁，點起一根香菸。終於，伊又想到那個並未解決的問題。「到底為什麼，要環島？」

「練習曲」鼓舞了自己麼？伊看著師大路上一對早起走路的阿公阿婆。繼續追想。

十八歲的鵝鑾鼻，還有國小四年級的知本溫泉，阿婆鋤死的花蛇。伊再抽了一口菸。

盆地又要開始呼嘯了。伊想著。此刻的海岸山脈又是什麼樣子。

如果能夠，伊想抽身，回到那一夜，看看那個二十二歲的少年郎，頂著不斷滴落雨水的安全帽。在群山間如一隻匍匐的小蟲蟲，慢吞吞地往前。

那人記不記得東側山腳下，大洋寧靜拍岸後，造出的潮響？知道不知道駛過身旁的汽車，在後照鏡看見的自己，是怎麼一副狼狽模樣？

那人的身軀，在沾滿海岸山脈的雨滴後，會不會帶著那一點孤獨，蜉蝣於盆地的一年四季？

伊彷彿漸漸明白，那八天終究已如同夢境一樣殘缺。在伊決定將屬於烏來的第六暝，真正從日誌中超脫出來的時禱。烏來的阿婆繼續守著日光民宿。時間屬於每個人，並不特別為誰，停留片刻。

伊的環島日誌，在寫至第六暝時，已如同更多更遠的記憶一般，湮滅磨蝕。伊只記得，烏來阿婆的屋子空了，阿婆的孫子跟自己一樣，跑到盆地來租了套房。在曾經是甘孫仔的房間內，阿婆晾的是伊的衣服，別郎的孫仔。翌日一天光，伊就遠走。

阿婆的生命，終於也只為了自己而活。

親像那條桶後溪的水流般，冷然孤寂，獨自吟唱。

原來，環島帶給伊的，是另一次的知本。而與小學四年級有別的，在於這些記憶，竟只屬於自己。逐漸長大的伊，在把菸蒂丟進菸桶後，有股異樣的感覺充斥胸臆。或許，伊那九張小朋友，買下的不是環島，而是此刻。

那本日誌，在當天早上被伊收進抽屜的內層。伊無法猜測，亦無去猜測，下次再將它拿出會是何時。走出窩居的套房，伊此際只想要去早餐店買饅頭蛋，原來自己已餓得很。

在早餐店等待的時禱，伊突憶起那個在烏來的第六暝，映照在桶後溪上的月娘。從吊橋下望，那是一顆盈滿的圓月。縱使那月晃蕩於水面，瀕於破碎。

伊從吊橋上往回走，又想，在盆地見不到月全食的自己，如果那天在烏

來……。

提著熱騰的饅頭蛋，伊已經走回獨居的公寓。

七點三十八分，關於環島，關於另一隻鮭魚的迴游，另一個日誌的展開，或許已在哪裡開始。

而盆地內那竄流的人氣，亦繼續滿溢……。